

大地藏秋

□ 杨力

老家的地里，稻禾还要些时日才收割，清晨的露水挂在稻穗上，露珠闪烁着五彩的光芒。走进院坝，小时候种下的桂花树还没开花，但空气里已有甜丝丝的暗示，仿佛花苞们正秘密排练一场盛大的演奏。

祖母一直等着我。她穿着蓝布衫站在檐下，白发被晨风吹起几缕。看见我，她一脸喜悦，指指天说：“你回来得正好。天气不错，吃完早饭，帮我晒一晒过冬的被子。”这话一出，像钥匙咔嚓一声，打开了秋天。

早饭是稀粥配腌萝卜，还带着夏天的脆，却已有了秋天的咸。“再过小半月，”她用筷子点点我，“就能吃新米了。”窗外稻田青黄相接，蜻蜓停在稻穗上，时刻保持和田野的亲密。

晒好被子后去溪边，有农妇正浣衣。水已有些凉，让人想起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。棒槌起落间，水花溅到我的脸上，让人猛一个激灵。而溪边的板栗树

也仿佛受到鼓舞，忽然“啪”的一声，从树上落下果实，刺球裂开嘴，露出板栗褐亮的身子。

午后，外婆翻晒被子。阳光穿过皂角树叶，在蓝印花被面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我把脸埋进被子里，一下就嗅到了阳光干燥而温暖的味道，其中似藏着一季季秋天沉淀下来的醇厚气息。屋檐下还挂着几串红辣椒，风过时轻轻碰撞，发出干爽的声音。

祖母曾说，秋天什么都能晒，连心事也能。有一年秋天，我从城里狼狈而归，工作丢了，女友也走了，整个人像被雨淋透的柴火，又湿又沉。白天我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，晚上对着天空发呆。祖母什么都没问，第二天一早，她把我的枕头抱出来搭在晾衣竿上。

“枕头也得见见太阳。”祖母拿竹竿轻轻拍打枕面，灰尘在夕阳里飞舞，“心事跟这枕头一样，捂久了会发潮。得拿出来晒晒，让风穿过去。”

那个上午我终于走出院子，沿着溪边走了很远。稻田在秋风里起伏，稻穗擦过裤脚，沙沙作响。后来我开始跟着祖母下地，手上的水泡破了又结痂。每晚躺在被晒过太阳的枕头上，竟一夜无梦。直到某天清晨桂花开了，我才发现，心里的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。

屋檐下，新挂上的红辣椒正在努力挤出水分。多年后的秋天，祖母依然守着这些晾晒的营生，好像日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，一茬一茬地晒过去，晒干水分，留下滋味。

祖母一边摆弄着红辣椒，一边随性而自然地说：“人啊，跟庄稼一样，总得经过几个秋天，才懂得什么叫晾晒。”她又转身去抱屋后那捆艾草，在院子里一把把摊开。阳光把干枯的艾叶照得近乎透明，风过时轻轻颤动，我觉着心里某个地方也跟着舒展了。

太阳偏西，我们坐在门槛上剥豆子。祖母的手粗糙如树皮，剥豆子却灵巧。

“立秋十八天，寸草结籽”她念叨着农谚，我在心里接上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。两种语言，一个在泥土里，一个在书卷上，此刻在同一片夕阳下相遇。

晚霞铺开，炊烟一缕缕上升，渐渐融进暮色。晚饭后我独坐院中，蟋蟀开始试嗓子，梧桐叶窸窣窣，不知在告别夏天还是迎接秋天。一颗流星划过，来不及许愿便消失在墨蓝的天幕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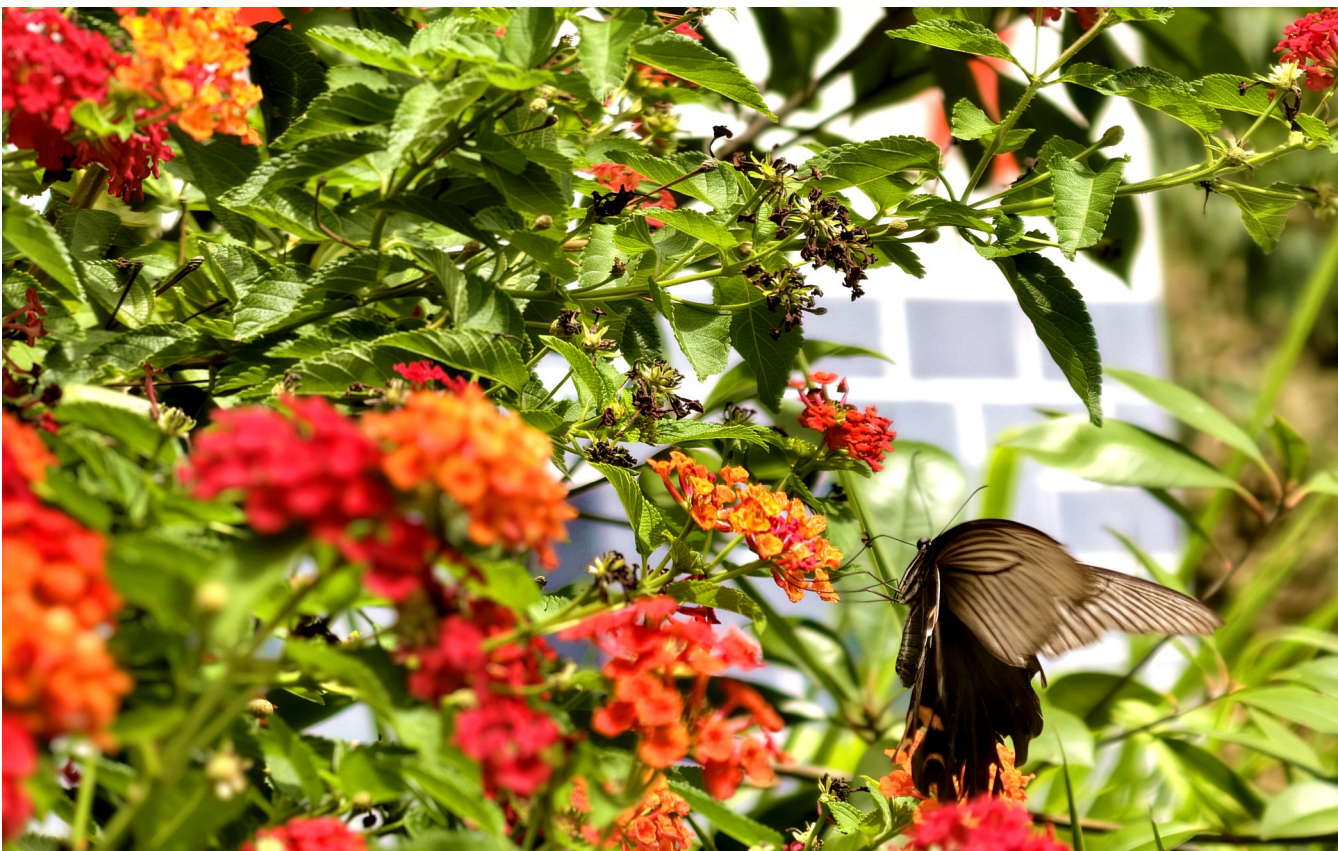
夜深了，祖母已睡下。新晒的被子蓬松柔软，裹着我像一朵暖云。闭上眼，“金风细细，叶叶梧桐”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……这些句子不是在背诵，而是成了我的呼吸。

这就是大地的初秋，它不在节气上写着，而在清晨的风里，在祖母的叮嘱里，在板栗落地的轻响里，在晒被子的阳光味道里，在那些被晾晒过的心事里。它静悄悄地来，带着唐诗的韵脚和乡音的平仄，把日子过成了诗，把诗过成了日子。

蔡风

蝶恋花

□ 刘琦



秋风起，米酒香

□ 沈顺英

秋阳把晒谷场晒得发烫时，父亲总会从地窖里翻出那只深褐色的陶瓮。陶瓮周身布满细密的裂纹，像极了父亲手背纵横的纹路，那是岁月在两者身上刻下的相同印记。每年这个时候，酿米酒就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，也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绵长的甜。

深褐色的陶瓮裹着暗红棉纸，纸角被岁月浸得发脆，坛口用红布扎紧，布面上还留着当年酿酒时溅上的米浆痕迹。每年中秋前后，父亲就开始挑选酿酒

的糯米。他会提着竹篮在粮囤前把瘪粒、碎粒都挑出来，只留下饱满圆润的糯米。挑好的糯米要在清水中浸泡整夜，第二天捞出来沥干时，每一粒都吸足了水分，在阳光下泛着莹白的光。

蒸糯米是最考验火候的活儿。他蹲在灶前添柴，眼睛却紧盯着木甑顶端的气孔，什么时候气孔里冒出的蒸汽由白转青，什么时候该揭盖撒水，他都拿捏得分毫不差。我总喜欢凑在灶台边，闻着蒸腾的糯米香，那香气混着柴火的暖意，从鼻腔一直暖到心里。等糯米蒸好倒在竹匾里晾凉时，父亲会用干净的蒲扇，扇得糯米粒在竹匾里轻轻翻滚，像一群调皮的白珠子。

父亲用的酒曲是自己做的，每年端午节前后，他会去采摘辣蓼草、桂树叶，晒干后和米粉混合，捏成小圆饼，挂在屋檐下阴干。每次用的时候，他都会小心翼

翼地掰下一小块，磨成粉，均匀地拌在晾凉的糯米里。

拌好酒曲的糯米要装进陶瓮里，父亲会在糯米中间挖一个小洞，再用干净的稻草把陶瓮口封住，放在堂屋的角落里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父亲每天都会去查看陶瓮，用手摸一摸瓮壁的温度，闻一闻稻草缝隙里透出来的香气。他蹲在陶瓮前，眼里满是期待，像在等待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。

大概半个月后，陶瓮里就会飘出浓郁的酒香，那香气能飘满整个院子，引得邻居家的孩子扒着墙头往里望。这时，父亲就会掀开稻草，用勺子舀出洞里的酒汁，递到我嘴边。“尝尝，甜不甜？”酒汁入口，带着淡淡的米香和一丝微醺的甜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暖得心里发颤。我总是咂着嘴说：“甜！比糖还甜！”父亲听了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前几日整理旧物，翻出了父亲当年酿酒的陶瓮。坛子里还残留着淡淡的酒香，像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。我忽然明白，酒从来都不只是饮品，它是岁月的容器，装着亲情的温暖、友情的真挚，也装着那些难忘的时光。就像父亲的米酒，还有毕业时的啤酒，每一种味道，都对应着一段记忆，每当想起，便有暖意涌上心头。

去年秋天，我带着孩子回家，刚进院子就闻到了熟悉的酒香。走进堂屋，看见父亲正蹲在陶瓮前，小心翼翼地拌着糯米。他的背更驼了，头发也全白了，可动作还是那么熟练。

而今，每到秋天，父亲仍会酿米酒，那只陶瓮依然放在堂屋的角落里。我知道，父亲的米酒会一直酿下去，就像他对家人的爱，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少，反而会在时光的沉淀中，愈发醇厚、绵长。

小说《村里的小先生》——

立冬，冬未到

□ 刘泽安

（上接 2026 年 9 月 18 日 4 版）

一天，有学生送来了切成圆环状的冬瓜。小先生就在操场上讲起了一个关于冬瓜的故事。

从前，有个傻里傻气的相公，家里有钱，住在半山上，出人的路不是很好走。有一天去赶集，在集市上看见一个人骑着一匹威风的大马。相公甚是喜欢，心里想如果有这样一匹马的话，别提多方便了！可他不知道关于马的知识，不知道马是怎么得来的。他上前问那个骑马的人：“请问，你家里有马蛋卖吗？”那个人一听，差点笑出声来，心想这个人真笨，便故意逗他：“我这匹马可是宝马，是把马蛋放在被窝里，没日没夜地抱了几月才出生的。”相公一听，那说明马蛋是可以买得到的。“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马蛋？”骑马的人随手往集市上卖冬瓜的人一指：“你看，那就是马蛋。”相公一看很高兴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那个卖冬瓜人的面前：“马蛋多少银子一个？”卖瓜的人觉得好笑，故意说：“你想买吗？我少算一点给你，二十两银子一个。”相公也没有还价，当即掏出来二十两银子，抱起冬瓜便走，生怕卖瓜人后悔。相公急急忙忙地赶回家，把冬瓜放在床上，盖上被子，和老婆轮流上床抱“马蛋”。时间过了一个月，“马蛋”在被窝里发霉腐烂，散发出臭味。老婆骂骂咧咧，相公也无奈，抱起腐烂的冬瓜从半山腰扔下去。碰巧的是，山腰灌木丛里藏了一只羊，受到惊吓后拼命往外跑。相公一见，真是后悔莫及：“真没有运气，好好的一匹小马跑掉了！”

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。

天气开始冷了，霜降来了，这时也是山村绚烂之季。

随着天气转凉，田野里该收获的已收得差不多了。太阳来到黄经 210 度的时候，霜降来临了。这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

霜降表示天气真正开始冷了，从这个时候的露水已经很明显可看出秋天已经很深了。寒气逐渐加重，早上挂在树叶上的晶莹剔透的露珠，就像人到中年一样，逐渐显现出老态的姿势。大地如老人的双鬓一样，一片斑白，真有点像秋天的霜。

季节的变化带来大地美丽的变幻，不同的季节有着不同的景色。秋天深了，当然应该有深秋的景色，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正是描写深秋景色的诗句。霜降后的树林子，落叶到处都是，它们有着各种颜色，深黄、淡红、浅黄。它们一片一片地飘下来，飘落在泥土路、草丛中，你追我赶似的往土地里钻，它们是在追寻故乡呢，还是在寻找自己的根？

叶子是有“根”的，孩子们相信吗？虽然它们长久地待在树梢上，贪婪地吸收着阳光，也享受着风雨，可从来都不踏实，都想着有一天叶落归根。可想归想，也要等待季节的更替，只有霜降到来，叶子才自有归处。掉在地上的叶子，层层叠叠地铺在路上，它们没有怨言，也没有欢喜，既然回归了土地，那就任由土地处置，是慢慢地陷入泥土之中，还是顺着夜晚的秋风，不知又飘向何方？落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但是成熟了终归是要掉下的，这也是无法改变的。

秋天的落叶在霜降时最漂亮，它们是顺应时节自然飘落，颜色是黄的、红的都不重要了，铺成一条长长的秋天小路，直至走向冬季。

落叶飘下来，深秋的小兽小虫们开始忙碌了，它们要借助落叶搭成的掩护，在自己的窝里储备一冬的粮食。

天气愈来愈冷，小虫们不敢粗心大意，它们得为自己的未来考虑。虽然它们算不上有长长的一生，但冬天对它们来说是漫长的。熬不过这个冬天，它们也就没有了生命的未来。小虫儿要利用这段时间，动用各种各样的力量，运送一些米粒、水果什么的，组织起一支长长的队伍，队伍看似凌乱，但井然有序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恰当地使用着力量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一颗一颗的米粒、一片一块的水果运进洞穴，储藏起一冬的幸福。

秋天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，收获后的节气是怎么样的呢？

“小先生，您的菜还有没有？”

有，学生送来了几根莲藕。小先生告诉学生们，莲花就是荷花，莲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生长在浅水中，叶大而圆，花有粉红、白色两种。种子称“莲子”，地下茎肥大而长，有节，这就是“藕”。莲子和藕都可以吃，且是人间的美味。莲藕有若有若无的丝，若是掰断莲藕，丝会拉很长，像两只不忍分别的手。莲藕有孔，孔有七孔、九孔、十一孔之分。

在古代，莲花的生日是个热闹的节日，传说这与观音菩萨有关。有一年农历六月，观音菩萨云游回来，发现旧座椅坏了，就想造个新的，她从嘴巴里吐出一颗天上人间都没有的莲子，然后手指一弹，莲子在空中发芽、长叶，开出一朵香气四溢的荷花。她试着坐在荷花上，感觉很不错。后来，也有其他的菩萨学她的样子，用荷花当座椅。

民间一般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莲花的生日。当然莲花的生长期与地域有关，但花期一般持续两三个月，因地域不同、气候不同、环境不同，其开花的日子也不一样。

（未完待续）